

还魂记

---

还魂记  
明·汤显祖

●第一出 标目

〔蝶恋花〕〔末上〕忙处抛人闲处住，百计思量，没个为欢处。白日消磨肠断句，世间只有情难诉。玉茗堂前朝复暮，红烛迎人，俊得江山助。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

〔汉宫春〕杜宝黄堂，生丽娘小姐，爱踏春阳。感梦书生折柳，竟为情伤。写真留记，葬梅花道院凄凉。三年上，有梦梅柳子，于此赴高唐。果尔回生定配，赴临安取试，寇起淮扬。正把杜公围困，小姐惊惶。教柳郎行探，返遭疑激恼平章。风流况，施行正苦，报中状元郎。

杜丽娘梦写丹青记，陈教授说下梨花枪。

柳秀才偷载回生女，杜平章刁打状元郎。

●第二出 言怀

〔真珠帘〕〔生上〕河东旧族，柳氏名门最。论星宿，连张带鬼。几叶到寒儒，受雨打风吹。谩说书中能富贵，颜如玉和黄金那里？贫薄把人灰。且养就这浩然之气。

（〔鹧鸪天〕刮尽鲸鳌背上霜，寒儒偏喜住炎方。凭依造化三分福，绍接诗书一脉香。）

（能凿壁，会悬梁，偷天妙手绣文章。必须砍得蟾宫桂，始信人间玉斧长。小生姓柳，名梦梅，表字春卿，原系唐朝柳州司马柳宗元之后。留家岭南，父亲朝散之职，母亲县君之封。〔叹介〕所恨俺自小孤单，生事微渺。喜的是今日成人长大，二十过头，志慧聪明，三场得手，只恨未遭时势，不免饥寒。赖有始祖柳州公带下郭橐驼，柳州衙舍，栽接花果。橐驼遗下一个驼孙，也跟随我广州种树，相依过活。虽然如此，不是男儿结果之场。每日情思昏昏，忽然半月之前，做下一梦，梦到一园，梅花树下，立着个美人，不长不短，如送如迎。说道柳生柳生，遇俺方有姻缘之分

---

## 还魂记

---

，发迹之期，因此改名梦梅，春卿为字。正是梦短梦长俱是梦，年来年去是何年？）

〔九回肠〕虽则俺改名换字，俏魂儿未卜先知。定佳期盼煞蟾宫桂，柳梦梅不卖查梨。还则怕嫦娥妒色花颓气，等的俺梅子酸心柳皱眉。浑如醉，无萤凿遍了邻家壁。甚东墙不许人窥？有一日春光暗度黄金柳，雪意冲开了白玉梅。那时节走马在章台内，丝儿翠，笼定个百花魁。

（虽然这般说，有个朋友韩子才，是韩昌黎之后，寄居赵佗王台。他虽是香火秀才，却有些谈吐，不免随喜一会。）

门前梅柳烂春晖，梦见君王觉后疑。

心似百花开未得，托身须上万年枝。

●第三出 训女

〔满庭芳〕〔外杜太守上〕西蜀名儒，南安太守，几番廊庙江湖。紫袍金带，功业未全无。华发不堪回首，意抽簪万里桥西。还只怕君恩未许，五马欲踟蹰。

（一生名宦守南安，莫作寻常太守看。到来只饮官中水，归去惟看屋外山。自家南安太守杜宝，表字子充，乃唐朝杜子美之后。流落巴蜀，年过五旬。想廿岁登科，三年出守，清名惠政，播在人间。内有夫人甄氏，乃魏朝甄皇后嫡派。此家峨嵋山，见世出贤德夫人。单生小女，才貌端妍，唤名丽娘，未议婚配。看起自来淑女，无不知书。今日政有余闲，不免请出夫人，商议此事。正是中郎学富单传女，伯道官贫更少儿。）

〔绕池游〕〔老旦上〕甄妃洛浦，嫡派来西蜀，封大郡南安杜母。

（〔见介，外〕老拜名邦无甚德，〔老旦〕妾沾封诰有何功？〔外〕春来闺阁闲多少，〔老旦〕也长向花阴

---

## 还魂记

---

课女工。〔外〕想女工一事，女孩儿精巧过人。看来古今贤淑，多晓诗书，他日嫁一书生，不枉了谈吐相称。你意下如何？〔老旦〕但凭尊意。）

〔前腔〕〔贴持酒台随旦上〕娇莺欲语，眼见春如许，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？

〔〔见介〕爹娘万福。〔外〕孩儿，后面捧着酒肴，是何主意？〔旦跪介〕今日春光明媚，爹娘宽坐后堂，女孩儿敢进三爵之觞，少效千春之祝。〔外笑介〕生受你。〕

〔玉山颓〕〔旦进酒介〕爹娘万福，女孩儿无限欢娱。坐黄堂百岁春光，进美酒一家天禄。祝萱花椿树。虽则是子生迟暮，守得见这蟠桃熟。〔合〕且提壶，花间竹下，长引着凤凰雏。

〔〔外〕春香，酌小姐一杯。〕

〔前腔〕吾家杜甫，为漂零老愧妻孥。〔〔泪介〕夫人，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。〕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，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。〔老旦〕相公休焦，倘若招得好女婿，与儿子一般。〔外笑介〕可一般呢！〔老旦〕

---

做门楣古语，为甚的这叨叨絮絮？才到的中年路。（合前）

（〔外〕女孩儿把台盏收去。（旦下介，外）叫春香，俺问你，小姐终日绣房，有何生活？〔贴〕绣房中则是绣。（外）绣的许多？〔贴〕绣了打绵。（外）什么绵？〔贴〕睡眠。（外）好哩，好哩！夫人，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，却纵容女孩儿闲眠，是何家教？叫女孩儿。（旦上）爹爹有何分付？〔外〕适问春香，你白日眠睡，是何道理？假如刺绣余闲，有架上图书，可以寓目。他日到人家，知书知礼，父母光辉。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。）

〔玉胞肚〕宦囊清苦，也不曾诗书误儒。你好些时做客为儿，有一日把家当户。是为爹的疏散不儿拘，道的个为娘是女模。

〔前腔〕〔老旦〕眼前儿女，俺为娘心苏体劬。娇养他掌上明珠，出落的人中美玉。儿呵，爹三分说话你自心模，难道八字梳头做目呼？

〔前腔〕〔旦〕黄堂父母，倚娇痴惯习如愚。刚打

---

还魂记

---

的秋千画图，闲榻着鸳鸯绣谱，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工夫，玉镜台前插架书。

（〔老旦〕虽然如此，要个女先生讲解才好。（外）不能够。）

〔前腔〕后堂公所，请先生则是鸿门腐儒。（老旦）女儿呵，怎念遍的孔子诗书？但略识周公礼数。（合）不枉了银娘玉姐只做个纺砖儿，谢女班姬女校书。

（〔外〕请先生不难，则要好生管待。）

〔尾声〕说与你夫人爱女休禽犊，馆明师茶饭须清楚，你看我治国齐家也则是数卷书。

往年何事乞西宾？主领春风只在君。

伯道暮年无嗣子，女中谁是卫夫人？

●第四出 腐叹

〔双劝酒〕〔末老儒上〕灯窗苦吟，寒酸撒吞，科场苦禁，蹉跎直恁。可怜辜负看书心，吼儿病，年来进侵。

〔咳嗽病多疏酒盏，村童俸薄减厨烟。争知天上无人住，吊下春愁鹤发仙。自家南安府儒学生员陈最良，表字伯粹。祖父行医，小子自幼习儒，十二岁进学，超增补廪，观场一十五次。不幸前任宗师，考居劣等停廪。兼且两年失馆，衣食单薄，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。因我医卜地理，所事皆知，又改我表字伯粹做百杂碎。明年是第六个旬头，也不想甚的了。有个祖父药店，依然开张在此。儒变医，菜变齏，这都不在话下。昨日听见本府杜太守，有个小姐，要请先生。好些奔竞的钻去，他可为甚的？乡邦好说话，一也。通关节，二也。撞太岁，三也。穿他门子管家，改窜文卷，四也。别处吹嘘进身，五也。下头官儿怕他，六也。家里骗人，七也。为此七事，没了头要去。他们都不知，官衙可是好踏的？况且女学生，一发难教，轻不得，重

---

还魂记

---

不得。倘然间体面有些不尊，啼不得，哭不得。似我老人家罢了。正是有书遮老眼，不妨无药散闲愁。（丑府学老门子上）天下秀才穷到底，学中门子老成精。

〔见介〕陈斋长报喜。（末）何喜？〔丑〕杜太爷要请个先生教小姐，掌教老爹开了十数名去都不中，说要老成的。我去掌教老爹禀上了你，太爷有请帖在此。

〔末〕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（丑）是人之饭，有得你吃哩。（末）这等便行。（行介）

〔洞仙歌〕咱头巾破了修，靴头绽了兜。（丑）你坐老斋头，衫襟没了后头。（合）砚水漱净口，去承官饭搜，剔牙杖敢黄齏臭？

〔前腔〕〔丑〕咱们儿寻事头，你斋长干罢休。（末）要我谢酬，知那里留不留？〔合〕不论端阳九，但逢出府游，则捻着衫儿袖。

（〔丑〕望见府门了。）

世间荣禄本逡巡，谁采髭须白似银。

风流太守容闲坐，便有无边求福人。

---

●第五出 延师

〔浣纱溪〕〔外引门子皂隶上〕山色好，讼庭稀，朝看飞鸟暮飞回，印床花落帘垂地。

〔杜母高风不可攀，甘棠游憩在南安。虽然为政多阴德，尚少阶前玉树兰。我杜宝出守此间，只有夫人小女，寻个老儒教训他。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，年可六旬，从来饱学。一来可以教授小女，二来可以陪伴老夫。今日放了衙参，分付安排礼酒，叫门子伺候。

〔众应介〕

〔前腔〕〔末儒巾蓝衫上〕须抖擞，要拳奇，衣冠欠整老而衰，养浩然分庭还抗礼。

〔〔丑禀介〕陈斋长到门。〔外〕就请衙内相见。〔丑唱门介〕南安府学生员进。〔末跪起揖又跪介〕生员陈最良禀拜。〔拜介〕广学开书院，〔外〕崇儒引席珍。

〔末〕献酬樽俎列，〔外〕宾主位班陈。叫左右，陈斋长在此清叙，着门役散回，家丁伺候。〔众应下。净家童上，外〕久闻先生饱学，敢问尊年有几？祖上可也习儒？〔末〕容禀：）

## 还魂记

---

〔锁南枝〕将耳顺，望古稀，儒冠误人霜鬓丝。

〔外〕近来？〔末〕君子要知医，悬壶旧家世。（〔外〕原来世医，还有他长？）〔末〕凡杂作，可试为。但诸家，略通的。

（〔外〕这等一发有用。）

〔前腔〕闻名久，识面初，果然大邦生大儒。〔末〕不敢。〔外〕有女颇知书，先生长训诂。〔末〕当得，则怕做不得小姐之师。〔外〕那女学士，你做的班大姑。今日选良辰，叫他拜师傅。

（〔外〕院子，敲云板，请小姐出来。）

〔前腔〕〔旦引贴上〕添眉翠，摇佩珠，绣屏中生成士女图。莲步鲤庭趋，儒门旧家数。（〔贴〕先生来了，怎好？〔旦〕少不得去。丫头，）那贤达女，都是些古镜模。你便略知书，也做好奴仆。

（〔净报介〕小姐到。〔见介，外〕我儿过来。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道。今日吉辰，来拜了先生。〔内鼓吹，旦拜介〕学生自愧蒲柳之姿，敢烦桃李之教。〔末〕愚老恭承捧珠之爱，谬加琢玉之功。

---

〔外〕春香丫头，向陈师父叩头，着他伴读。〔贴叩头介，末〕敢问小姐所读何书？〔外〕小女《四书》，他都成诵了。则看些经旨罢。《易经》以道阴阳，义理深奥。《书》以道政事，与妇女没相干。《春秋》《礼记》，又是孤经。则《诗经》开首，便是后妃之德，四个字儿顺口，且是学生家传，习《诗经》罢。其余书史尽有，则可惜他是个女儿。〕

〔前腔〕我年将半，性喜书，牙签插架三万余。〔叹介〕我伯道恐无儿，中郎有谁付？〔先生，他要看的书尽有，有不尊的所在，打丫头。〔贴〕哎哟。〕〔外〕冠儿下，他做个女秘书。小梅香，要防护。

〔〔末〕谨领。〔外〕春香伴小姐进衙，我陪先生酒去。〔旦拜介〕酒是先生饌，女为君子儒。〔下，外〕请先生后花园饮酒。〕

门馆无私白日闲，百年粗粝腐儒餐。  
在家弄玉惟娇女，花里寻师到杏坛。

●第六出 怅眺

〔番卜算〕〔丑韩秀才上〕家世大唐年，寄籍潮阳县。越王台上海连天，可是鹏程便。

〔榕树梢头访古台，下看甲子海门开。越王歌舞今何在？时有鹧鸪飞去来。自家韩子才。俺公公唐朝韩退之，为上了《破佛骨表》，贬落潮州。一出门，蓝关雪阻，马不能前。先祖心里暗暗道，第一程采头罢了。正苦中间，忽然有个湘子侄儿，乃下八洞神仙，蓝缕相见。俺退之公公一发心里不快，呵融冻笔，题一首诗在蓝关草驿之上。末二句单指着湘子说道：“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湘子袖了这诗，长笑一声，腾空而去。果然后来退之公公潮州瘴死，举目无亲，那湘子恰在云端看见，想起前诗，按下云头，收其骨殖。得到衙中，四顾无人，单单则有湘子原妻一个在衙，四目相视，把湘子一点凡心顿起。当时生下一支，留在水潮，传了宗祀，小生乃其嫡派苗裔也。因乱流来广城，官府念是先贤之后，表请敕封小生

---

## 还魂记

---

为昌黎祠香火秀才，寄居赵佗王台子之上。正是：虽然乞相寒儒，却是仙风道骨。呀，早一位朋友上来。谁也？）

〔前腔〕〔生上〕经史腹便便，昼梦人还倦。欲寻高耸看云烟，海色光平面。

〔相见介，丑〕是柳春卿？甚风儿吹的老兄来？

〔生〕偶尔孤游上此台。〔丑〕这台上风光尽可矣！〔生〕则无奈登临不快哉。〔丑〕小弟此间受用也。〔生〕小弟想起来，到是不读书的人受用。〔丑〕谁？〔生〕赵佗王便是。）

〔琐窗寒〕祖龙飞鹿走中原，尉佗呵，他倚定着摩崖半壁天。称孤道寡，他是英雄本然。白占了江山，猛起些宫殿。（似吾侪读尽万卷书，可有半块土么？）那半部上山河不见。〔合〕由天，那攀今吊古也徒然，荒台古树寒烟。

〔丑〕小弟看兄气象言谈，似有无聊之叹。先祖昌黎公有云：不患有司之不明，只患文章之不精。不患有司之不公，只患经书之不通。老兄还则怕工夫有不到处

---

。（生）这话休提。比如我公公柳宗元，与你公公韩退之，他都是饱学才子，却也时运不济。你公公错题了《佛骨表》，贬职潮阳。我公公则为在朝阳殿，与王叔文丞相下棋子，惊了圣驾，直贬做柳州司马。都是边海烟瘴地方。那时两公一路而来，旅舍之中，两个挑灯细论。你公公说道：宗元，宗元，我和你两人文章，三六九比势。我有《王泥水传》，你便有《梓人传》。我有《毛中书传》，你便有《郭驼子传》。我有《祭鳄鱼文》，你便有《捕蛇者说》。这也罢了，则我进《平淮西碑》，取奉朝廷，你却又进个《平淮西》的雅。一篇一篇，你都放俺不过。恰如今贬窜烟方，也合着一处，岂非时乎？运乎？命乎？韩兄，这长远的事休提了，假如俺和你论如常，难道便应这等寒落？因何俺公公造下一篇《乞巧文》，到俺二十八代玄孙，再不曾乞得一些巧来。便是你公公立意做下《送穷文》，到老兄二十几辈了，还不曾送的个穷去。算来都则为时运二字所亏。（丑）是也。春卿兄，）

（前腔）你费家资制买书田，怎知他卖向明时不直

---

钱？虽然如此，（你看赵佗王当时，也有个秀才陆贾，拜为奉使中大夫到此，赵佗王多少尊重他！）他归朝燕，黄金累千。（那时汉高皇厌见读书之人，但有个带儒巾的，都拿来溺尿。这陆贾秀才，端然带了四方巾，深衣大摆，去见汉高皇。那高皇望见，这又是个掉尿鳖子的来了，便迎着陆贾骂道，你老子用马上得天下，何用诗书！那陆生有趣，不多应他，只回他一句：陛下马上取天下，能以马上治之乎？汉高皇听了，呀然一笑，说道：便依你说，不管什么文字，念了与寡人听之。陆大夫不慌不忙，袖里出一卷文字，恰是平日灯窗下，纂集的《新语》一十三篇，高声奏上。那高皇才听了一篇，龙颜大悦。后来一篇一篇，都喝采称善，立封他做个关内侯。那一日好不气象！休道汉高皇，便是那两班文武，见者皆呼万岁。）一言掷地，万岁喧天。（生叹介）则俺连篇累牍无人见。（合前）

（〔丑〕再问春卿，在家何以为生？〔生〕寄食园公。〔丑〕依小弟说，不如干谒些须，可图前进。〔生〕你不知今人少趣哩。〔丑〕老兄，可知有个钦差识宝中

---